

# 小念头

恋爱中的沈从文

赵瑜 著

每次见到你，  
我心上就发生一种哀愁。

作家出版社

# 小念头

恋爱中的沈从文

赵瑜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念头：恋爱中的沈从文 / 赵瑜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063-8602-9

I . ① 小… II . ① 赵… III . ① 沈从文 (1902~1988) — 传记 IV . ①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4753 号

### 小念头：恋爱中的沈从文

---

作 者：赵 瑜

责任编辑：王 炘

特约编辑：巫莎莎

装帧设计：鲁明静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制 作：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5×210

字 数：120 千

印 张：8.5

版 次：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602-9

定 价：35.00 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沈从文和张兆和  
1935 年夏于苏州

# 目录

|   |            |
|---|------------|
| 1 | 自序 至今心折沈从文 |
|---|------------|

## 第一辑 怀春

|    |          |
|----|----------|
| 9  | 之一 情商原始股 |
| 15 | 之二 伤心史   |
| 21 | 之三 逃离史   |
| 26 | 之四 启蒙史   |

## 第二辑 北漂时代：练习史

|    |              |
|----|--------------|
| 33 | 之一 后五四青年     |
| 37 | 之二 窘迫记       |
| 42 | 之三 第一个贵人：郁达夫 |
| 49 | 之四 性压抑史      |

## 第三辑 顾问官

|     |           |
|-----|-----------|
| 55  | 之一 和鲁迅的误会 |
| 60  | 之二 爱情顾问   |
| 92  | 之三 徐志摩先生  |
| 102 | 之四 王际真先生  |

#### 第四辑 痴狂

- 113 之一 动情的自我解剖
- 118 之二 春暖花不开
- 124 之三 在王华莲女士面前哭泣
- 132 之四 心不定
- 139 之五 辩论
- 145 之六 为难
- 153 之七 道士梦
- 161 之八 爱你，便做你的奴隶
- 168 之九 甜酒
- 178 之十 婚：媳妇是自己的好

#### 第五辑 暖热

- 187 之一 张牵
- 192 之二 三三专利读物
- 199 之三 第三张
- 204 之四 带了你，在心上（鸭窠围的夜）
- 212 之五 我耳朵热，是你们在谈论我吗
- 218 之六 吹牛
- 224 之七 你的心
- 230 之八 返程的情书

#### 第六辑 怅惘

- 237 之一 高青子女士
- 247 之二 九妹的哀伤
- 257 参考书目
- 258 后记 那么，凤凰

## 自序 至今心折沈从文

沈从文一九二八年写了小说《龙朱》。他很用力地雕塑龙朱的貌美：族长儿子龙朱年十七岁，为美男子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逊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

我很有幸验证了这一点。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沈龙朱做客海南，在海南省图书馆出席讲座《我所理解的沈从文》，作为主办方之一的作协，委派我来主持他的讲座。

这就要说起我对沈从文的热爱了。追溯到二〇〇六年夏天，我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携带数册沈从文的书籍，上了路，从常德出发，入凤凰，后又过怀化入洪江、芷江、新晃，复返回凤凰，小住数日后，又去了花垣、保靖、永顺、龙山等地。我怀揣着一份沈从文一九三四年回湘西的地图，为了找寻箱子岩和鸭窠围两处地方，我费尽了周折。一路上的失望与惊喜参半。在河滩边，或者在船上，听着河流的声音，阅读沈从文写给新婚妻子张兆和的情书，觉得，世界被沈从文的文字软化，如果你携带一本沈从文的散文集行走湘西，你会觉得，世界是那么的水草丰富，连一只吊脚楼边上的小羊

的叫声，都充满了诗意。

正是这次历时一个月的湘西行走后，我决定在凤凰买一套房子。

介绍完自己，我介绍坐在台下的沈龙朱，我说，沈从文先生在自己的小说中预测了自己儿子的长相，我刚才确认了一下，沈龙朱先生虽然已经年届七旬，他的确是美男子中的美男子。

我的介绍让大家掌声四起。

自然还是要介绍沈从文的，因为是图书馆，所以坐在台下的人并不全是沈从文的痴迷者，有的人大约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如何在简短的时间内让他们安静下来，对沈从文充满好奇，是主持人必须要做的。我大约是这样介绍沈从文先生的：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沈从文这个人和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自八十年代初开始，他的作品突然被一次又一次地再版，这个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学大师，这个曾经站在大学讲台上十多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作家，这个喜欢上自己的女学生执着追求的浪漫的人，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精神财富。沈从文的散文和小说都极尽了中国地方性叙事的温暖之美和率性之味。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他的历史问题——历史上他曾经和胡适、徐志摩等人走得很近，又因为他也曾经和鲁迅先生发生过争执，所以，他一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地位。

一九七九年，一个叫作荒芜的诗人发表的一首诗揭开了沈从文作品走向大众的序幕，诗是这样的：边城山城碧罗裙，小翠清歌处处闻；我论文章尊五四，至今心折沈从文。

一九八八年，沈从文去世后，瑞典文学学院的马悦然教授写了这样一段话：“知道沈从文去了，我很难过。想到他一生的境遇，更觉得伤心……最可悲的，中国年轻的一代根本就没有读过沈从文的作品，听过他的名字，却不晓得他写些什么。大陆作家高行健在瑞典时，我将沈的作品给他读，因为他也不曾读过。他读完了，大为吃惊：三十年代的中国就有这样的文学？！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

作为沈从文的长子，沈龙朱继承了沈从文和张兆和纤细的形貌，虽然岁月在他脸上刻下许多纹络，但不掩他的美貌。对一个男人用貌美描述仿佛是贬义的，但为了尊重沈从文先生在《龙朱》中的刻意雕刻，我继承了他的笔法。

沈龙朱是一个很随意的人，他和弟弟沈虎维均学了理工。因为青春岁月在中国“文革”中度过，他的讲座从一九四九年前后开始。

他详细地报告了沈从文的“思”与“信”相互矛盾的一生。甚至，他也仔细回顾了家庭成员对父亲的误解。

解放初期，他们全家陷入了一种革命主旋律的大背景里，张兆和要去石家庄参加革命大学的学习，沈龙朱也加入了革命宣传队，就连刚入少先队的沈虎维每每回家也都嚷嚷着要父亲去写觉悟书。为什么沈从文要写觉悟书呢，沈龙朱交代到了诸多传记里没有的一个细节：

沈从文所在的北京大学为内城，到了一九四八年年底的时候，北京已经被完全围困，北京城外的清华、人大都已经解放了，只剩

下北大等城中心的一小块土地。国民党固守的部队没有办法，只好在东单公园附近砍伐树木，平整土地，临时建了一个飞机场。国民党的相关组织者给北京大学的朱光潜、沈从文等人均送了机票，是全家的机票。这是一个生死大考，瞬间的抉择关系着一生。经过慎重的思考，沈从文决定留下来。朱光潜也留了下来，他们是为了下一代。

然而，一个人的生活史总会给个人的内心留下阴影。沈从文的阴影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被他敏感而脆弱的神经扩大，他感觉到他正一步步远离自己内心的写作。

当时的文化氛围一片赤红，沈从文在刚刚建国不久就被郭沫若划定为“桃红色”作家。文中斥道：“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个封号像一个暗喻一样把沈从文的内心洞穿，有好长一阵子，沈从文的精神出现了混沌，总感觉有人在暗杀他。

当时，全家人天天坐在一起开政治会议，批斗沈从文的孱弱和不积极进取。这种被家庭和社会孤立的感觉让沈从文有厌世情绪，一九四九年，沈从文曾两度自杀，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全家人都觉得，他有必要去精神病医院休养一段时间了。

这样，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在北京的某精神病医院休养大约有半年的时间，终于“思”得了结果，向现实投降，写了一篇同意“为人民服务”的宣言，发表在报纸上。

现在想来，这是多么的滑稽和讽刺，仿佛一个人，要想为人

民服务，不是默默无闻就可以做到的，必须当成一种口号大声喊出来才行。

其实，沈从文是一个有独立精神的文人，不管他自己如何称自己是一个乡下人，但他的阅读，他的积累，以及他的社会阅历，都已将他堆积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做编辑，或者在大学里讲课，这些审美的训练，激发了他的判断能力。所以，才有了他独立自主的批评意识。比如他曾多次批评胡适去做官，要知道，胡适可是他的大恩人。还有呢，就是在鲁迅如日中天的时候，沈从文也曾就“京派与海派”的问题，与他打过笔仗。

说到底，沈从文最最春风得意的，依旧是恋爱的成功。自一九二九年的单恋开始，至一九三〇年的苏州探访，再到后来终成眷属。

一九三四年，婚后第一次分别，在小船上，他在情书里给张兆和写道：“说句公道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从文家书·湘行书简》）

这样子吹嘘，除了表达亲昵，还有抛开了过去封闭懦弱的念头，因为有爱情来滋润，他也可以打开自己，从容一些来面对各种赞誉或讽刺的意味。

张兆和是沈从文灵感的源头，在《湘行书简》的很多封信里，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没有张兆和，他写不出那么多动人的文字。

正是在这样的阅读氛围下，我有了要写一本《恋爱中的沈从文》的设想。

沈龙朱在讲座结束后回答大家的提问，他很随和，坚持说自己不是什么教授，不过是一个退休老头，你们不必仰慕我，你们可以仰慕沈从文。

我负责给他递话筒，我看着他认真地回答一切问题，有时候还替他补充一两句，脑子里忽然又想起沈从文先生的新婚不久，因为母亲病重回湘西的场景。在船上，他坐在被子里给张兆和写信，信的开头照例要写上三妹或是三三：船正慢慢地上滩，我背船坐在被盖里，用自来水笔给你写这封长信。这样坐下写信并不吃力，你放心……

二〇〇八年七月，我给沈龙朱老师寄了我个人作品，并表达了要写《恋爱中的沈从文》一书的计划。他回了简单的信，毛笔，宣纸，颇有些民国文人的范儿。想来是家学的传统。信里的意思是，他是支持的，不必征求他的意见。

只是当时，我总觉得沈从文的“一杯甜酒”的故事已经被人写过多遍，新意若无，又何凑文。直到有一天，我重读沈从文的《记丁玲》一文，突然坐下来，觉得，沈从文这样一个爱情的顾问官，正是在这两个人的恋爱中慢慢生出了健全的关于爱的意识。

我知道，我应该如何写这本书了。

于是，就有了这本《小念头：恋爱中的沈从文》。

第一辑

怀春



## 之一 情商原始股

父亲这个词语，在沈从文的印象里比较模糊。他的教育，也多是母亲授予的。在自传里，沈从文确也是这样写的：“我母亲极小就认字读书，懂医方，会照相。舅父是个有新头脑的人物，本县第一个照相馆是舅父办的，第一个邮政局也是舅父办的。我等兄弟姊妹的初步教育，便全是这个瘦小、机警、富于胆气与常识的母亲担负的。”

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是个有故事的人。大概是家庭氛围的缘故。他常有做一个英雄的冲动。又或者，在旧年月里，中国传统的意识，多是好男儿志在四方。在沈从文的记忆里，父亲负责制造英雄的故事给他。然而那故事却是一个悲剧的结尾，父亲终究并未成功。

沈宗嗣并非沈从文祖父的亲生儿子，而是沈从文叔祖与一个苗族年轻妹子的私生子。因为祖父沈洪富没有子嗣，沈宗嗣被过继给沈洪富。沈从文的苗族血统便是由此而来。

十多岁便开始习武的父亲，很快从了军，并做了守卫天津卫的裨将。庚子年（即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进犯天津大沽的时候，提督自尽，而作裨将的沈宗嗣逃回家乡。

这样也好，若不是此次战争的失利，沈宗嗣便不会从军队返回湘西，自然，沈从文便也不会出生。

然而，回到家乡之后的沈宗嗣依旧入戏地扮演着革命党角色，辛亥革命之后，曾有一度，他是凤凰县民选的最高首长。这位不甘寂寞的军人，过不久，又和同县的一个姓吴的人一起竞选去长沙的会议代表，竞选失败。他很生气，摔了家里的几件细物之后，又一次跑到了北京闯荡。

这次闯荡，几乎成为一个永远难以猜出谜底的绝唱。沈宗嗣到了北京以后，便和几个乡党一起组织了一个铁血团。他们要刺杀袁世凯。又谈何容易呢？还没有动手，便被侦探们发现了。和他一起到北京的阙祝明当场被枪杀，而沈从文的父亲因为有熟人通知，逃到了热河避难。然而，这一避便是七八年的时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为了寻父亲，跑到了北京以及东北各省，钱花完了就在街头为人画像谋生，攒一些钱，便又开始到处打探。寻了很多年，才在赤峰找到了沈宗嗣。

这样描述实在太简略了，但已经足够惊心动魄。我相信，多年以后，在部队里订阅了报纸的沈从文，突然有一天决定去北京看看。其实，也得益于父亲的这种英雄梦般的启蒙。是啊，漂泊，去外面闯荡一番，这种基因式的性格是父亲给予沈从文的。

也正是因为父亲不在家里的缘故，沈从文的童年极为松弛，没有人管束他的上学，他开始逃课。《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这便是他逃课所遇到的景致，一个对世界有好奇心的孩子，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他留心，便是最好的学习。还有这篇《我上许多课

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放不下啊，所以，只好继续逃课，去野外玩耍。

偷人家的船只去划，主人家越是骂就越是不还；下水游泳，又会被大哥打一顿；到集会上看别人卖牛时讨价发誓的样子；又或者是去赌场去看别人赌博，担心一个老实人会一下子输光身上的钱；这样小的年纪，情商完全没有建立，不过，仍然还是留意到苗族女人那高高耸起的奶头，沈从文这样写她们：“我们间或还可在敞坪中看苗人决斗，用扁担或双刀互相拼命。小河边到了场期，照例来了无数小船和竹筏，竹筏上且常常有长眉秀目脸儿极白奶头高肿的青年苗族女人，用绣花大衣袖掩着口笑，使人看来十分舒服。”

十四岁那年，沈从文离开了家，去沅陵当兵。去当兵，自然要杀人的，沈从文跟着所在的部队去清乡，清乡就是去剿土匪。为了激励士兵们的斗志，每一个人都发一块大洋。沈从文用这一块大洋买了三双草鞋，一条面巾，一把名叫“黄鳝尾”的小刀。在清乡的路上，沈从文的战友死了三个，他们的部队却跑到怀化镇杀了那里上千人。在距离洪江和沅陵不远的一个小镇上，沈从文的部队住了四个月。这四个月里，对沈从文的人生造成影响的事情有一件，是一个商会会长家的女儿，夭折了，埋了以后，竟然被当地一个卖豆腐的年轻男人从坟墓里挖出来，背到了山洞里又睡了三天。之后，这男人又将女孩的尸体送回到墓地里。这事还是被发现，这个男人被就地枪决。在枪决前，沈从文不解地问他，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那人自言自语地说一句：美得很，美得很。